

塔羅塔羅山

文 / 劉香明 · 攝影 / 徐紫健、張國倬

前往臺東的途中，我告訴組員要有坐貨車的心理準備。一出火車站，第一個目的地不是塔羅塔羅山，而是去便利商店印菜單。不成，又去市區少數的其中之一間影印店，然後到有機農產店的二樓開會，討論菜單。麗姐並不直接說：這道菜不行，那個食材不是當季，星期二晚餐應該改成這樣，星期五早餐改成那樣；相反地，她花很多時間提出問題，讓我們自己回答，自己思考，最後才凝聚共識。不論吃什麼，由自己選擇，所以要負起連帶責任：無論個人健康、整體產業結構，還是自然環境。



「轉角·上自然生態農場」位於塔羅塔羅山上，貨車行經多良車站，全臺灣最美的車站，可惜現已停駛。輝哥特別在入山口停車，麗姐從副駕駛座走到滿載食物和五個大學生的貨艙旁，提醒我們即將上山——「路，可能有點顛簸。」麗姐沒說謊，二十多分鐘的路程絕不舒適，漫長得簡直像是三次期中考，大夥內心格外緊張。為了舒緩氣氛，各人還想了自己的「自然名」，上山後用來稱呼彼此：Beaver, Autumn, Sunny, Aurora, Taco. 我們介紹並說明為什麼選這個自然名：有人喜歡秋天，有人應景地希望如冬日太陽溫暖人，有人則取自中文名的諧音。總之，創意發揮得淋漓盡致。然而，都這麼講完一輪前頭仍舊一大段路。不料，恐怖的還在後頭。

我們經過一間房舍，好不容易看到第二間，依然不是農場，正心亂如麻，駕駛座驀然傳來「抓緊了」的聲音。之前路已經夠崎嶇，沒想到更陡的坡等著。爬到一半，貨車應聲往後「倒退嚕」。於是，我生平首次跟魚、豬、雞蛋、奶油、南瓜、高麗菜、柑橘一同坐雲霄飛車，這是最真實、最驚心動魄的難忘經驗。總算，在經過另一間農舍後，到達終點。「嘿嘿」溫順地迎接我們，那是條兩度被捕獸夾傷害的黑色狗。我是初夜的主廚，吃火鍋！因為我們就像被丟進鍋中的各種截然不同材料，一起相聚在塔羅塔羅山上，希望能為彼此熬出最甜美的回憶。度過，這波我們下山看電視才知道是六十年來最強的帝王級寒流。



塔羅塔羅山冷得令人直發抖，我們睡在被戲稱為「高級獵戶寮」、前身為農舍的木造小屋。五個人睡塌塌米實在有點勉強——不過，擠一點，也就暖和一點。幾天後才興高采烈地發現有洗衣、烘衣機。每次洗澡前值星要開熱水器，而且最好別洗太久免得沒熱水。前一位室友洗完至少等十分鐘再洗，否則就會發生我第一晚的慘劇，冷水澡。浴室沒鎖，廁所更是開了一個大窗通風。山上人家數數真沒幾戶，何不棄下從城市學來機心算計？小屋給五人住稱不上綽綽有餘，遑論擺滿各式雜物。有歷年學生送的卡片、輝哥自己刻的木雕、還有若干層書。當然，許多關於有機栽種與自然農法。其中一名組員還興致勃勃地讀起《1Q84》，我則看了許多有關原住民文化的植物、慶典和雕刻的相關書籍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「豪野人」的書架上不少藝術雜誌。

日日早晨七點起床，主廚和小幫手（助理廚師）則提前十五分鐘準備。大家每天輪流當主廚、小幫手和值星，服務機會均等。用完早餐，便上工三小時。主要任務：為枇杷套袋，並依其熟成度綁上不同顏色的鐵絲，十足色彩管理，不愧是淡江企管系畢業的夫妻。清大的我們格外勤奮、用心，雖為這個寒假的第一梯次，但結束時已經完成四分之三以上的果園。要不是大雨導致停工，說不定整個果園都套完。我們的工作配備很簡單：圍裙、把圍裙塞爆的套子、三捆不同顏色的鐵絲，紅色最青、白色漸黃至橘、藍色是青裡透黃。綁帶也不是隨隨便便，輝哥除了耐心教學，還發明了三步驟讓初學者容易上手：一、「撐」開袋子。二、小心「套」枇杷，並以拇指和食指縮小袋口。三、緊緊「綁」上鐵絲。雖然動作簡單，但得依枇杷樹的形狀移動身形，有時還得踩上枝幹。因此，用餐時刻人們往往胃口大開，一天六個小時以上的勞動也令人疲倦得入睡。只是海拔七百多公尺的低溫使我難以安眠，第一晚甚至冷醒五次。



正因氣候嚴酷，麗姐特別注意學員們的健康。我們日常的飲水是絕對純淨的山泉水，工作時渴了喝山泉水泡的枇杷花茶；她還叮嚀洗完澡一定要馬上吹乾頭髮，睡覺時務必穿襪子和毛帽取暖，工作時也帽子也不離頭。畢竟那時正是農忙時期，若是生病，從塔羅塔羅下山非常麻煩，也會延誤農場的工作進度。引發全臺多處下雪的寒流降臨時，我們雖因豪雨停工，但也沒閒著。除了煮枇杷、金棗果醬外，還有乾燥枇杷花、挑出食茱萸的籽。話說食茱萸屬喬木，樹幹長滿了尖刺，連鳥都不敢停留。輝哥要從那麼高的樹上採下，實屬不易。據說，臺灣原住民採其葉用以調味，像是煎蛋，中國地區取其籽作為辛香料，尤其四川地區在辣椒引進後才取代食茱萸的地位。果醬以大鐵鍋放在灶上由柴火煮成，悶了一段時間後打開鍋蓋，香氣撲人。輝哥自造的爐灶開火時是全塔羅塔羅山最暖的地方，不僅吸引人們靠近，連貓咪「砰砰」一天到晚就躺在上面，不捨離去。



除了務農，每日晚上還有生態影片欣賞及討論，主題含自然建築、海洋資源危機、食物安全等。回想這期間的生活：運動充足、三餐營養、作息規律、美景環繞，心靈也彷彿跟身體一樣提升到海拔七百公尺。原因無他，這樣高的山上訊號不佳，亦沒有無線網路使用。有位組員竟讀起手機的歷史訊息，不禁令人莞爾！娛樂，不外乎看山、觀察黑潮、聽鳥、跟貓狗玩、認識植物、聽輝哥麗姐的爐邊談話。最後一天，我們前往臺東市區，到一年兩度的秀明農夫市集擺攤。這次，車上沒有滿載的食物，卻有滿載的回憶。天空飄著微微細雨，眾人心裡為天氣擔憂著，也為回家的車次焦急著。耳邊烏頭翁的叫聲響起，伴隨林鵬的身影。我猜想著，松鼠們是不是又來偷吃果園裡的枇杷。離開塔羅塔羅山時，我回望多良車站最後一眼，打算下次造訪這座全臺最美的車站。